



无法预约购买口罩的他

靠毒品招揽生意的“失踪者”

2020 年春节是特殊的，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，许多原本应该休息、与家人共度佳节的人们通过不同方式逆行战“疫”，禁毒社工杜薇敏也不例外。

根据工作要求，杜薇敏通过电话、微信联系自己的服务对象，了解他们身在何处，是否知晓防疫信息，关照他们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。

打电话联系老潘的时候，杜薇敏有些忐忑，生怕他像前几年一样不接电话，或是又回到居无定所的状态。“万一又‘失踪’，对他自己、对防疫工作都是有风险的。”杜薇敏有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。现在年近六十的老潘早年以开棋牌室

为营生，在形形色色的客人中，老潘结识了毒友。他不但自己“溜冰”，还将毒品作为招揽生意的手段。老潘的棋牌室一度生意很好，常去他那里的人“过把瘾”后受毒品作用影响，玩起牌来更为亢奋，似乎不知道疲倦。老潘自己也陷入这种病态漩涡不可自拔，吸毒成瘾。

杜薇敏记得自己第一次联系老潘是在大约 10 年前，当时的老潘刚结束强制隔离戒毒期，但他似乎没有要彻底摆脱毒品的意思。面对禁毒社工，老潘很抗拒，认为社工和警察一样，只要出现就是要查处他。

“他虽然留下了联系方式，但几乎没有联系上过。”杜薇敏回忆，那时的老潘

并不愿意接受社工的帮助和服务，敷衍着给了手机号，可这个联系方式就像是摆设，老潘从来不接电话，后来还换了其他手机号。

杜薇敏想要上门走访老潘，可他根本没有固定的住处。杜薇敏了解到，老潘早在 1996 年就把房子卖了，户口迁出后一直没有着落。后来，身份证过期，老潘也无法办理，就这么“失踪”了。而老潘的家庭关系也是一团糟，他和妻子离婚，因为屡吸吸毒，与儿子、哥哥关系冷漠，甚至可以说已经决裂了。

这些年来，孤身一人、没有家的老潘最“固定”的去处，恐怕就是强制隔离戒毒所。

终于发现“自由的感觉太好了”

五十多岁的年纪，几进几出强制隔离戒毒所，老潘这些年过得相当糟糕。

“我们很想帮他，但他不愿配合。社工的工作理念是助人自助，他自己要是不想改变，外在力量很难起到效果。”从 2004 年就从事社工工作的杜薇敏期盼着老潘有一天能够幡然醒悟，她也没有放弃一切可能改变老潘的机会。

2018 年 9 月底，当老潘又一次从强制隔离戒毒所大门走出，依旧在门外等着接他的杜薇敏觉得他似乎有些不一样了。

这一次，老潘告诉杜薇敏，“自由的

感觉太好了”，他不想再过原来那种生活了。杜薇敏抓住机会将继续吸毒的利害关系分析给老潘听，希望他能够接受社工开展工作。老潘同意了。

这一年多来，每次尿检、开展活动，老潘都很配合。而且有意改变的老潘也得到了朋友的帮助，不但有了固定的住处，还在朋友家当起了“保姆”，并由此得到一份收入。有朋友的“监督”，有社工的协助，远离毒友圈的老潘稳定表现、逐步改变。

不过，老潘没有身份证这件事在杜薇敏看来始终是个“隐患”。没有身份证的

老潘以前不敢乘地铁，有一次在地铁站看到警察，他吓得转身就走。有时路过派出所他也觉得紧张，会不自觉小跑起来，或者索性兜个圈子走……

杜薇敏劝过老潘尽快办理身份证，过去的老潘为了逃避查处不愿去办，后来他想办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户口的问题。老潘自己没有房产，按一般情况，他的户口应该可以落到亲人处。可是，早已对老潘失望透顶的儿子坚决反对老潘落户，老潘的哥哥也拒绝提供帮助。事情就那么拖了下来，直到今年疫情发生。

拿到睽违二十多年的身份证

今年 3 月初，杜薇敏与老潘联系时，得知他的生活还算稳定，杜薇敏的心定了一些。但随后，就听到老潘苦恼的声音。原来，因为口罩不够用，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了，非常焦虑。

那段时间，到居委会预约登记购买口罩缓解了不少人口罩不够用的尴尬情况。可是，这个方法对老潘行不通，因为他没有身份证。电话里，老潘向杜薇敏诉苦，口罩紧缺的他几乎寸步难行。同时，他也尝到了没有身份证的苦。由于特殊时期，去医院看病必须提前网上预约挂号，这一步骤要使用身份证实名制登记，没有身份证的老潘连病都看不……

电话里，杜薇敏安抚了老潘的情绪，让他千万要做好防疫工作。挂上电话，杜薇敏就将老潘的特殊情况向他所在街道居委作了沟通。得知老潘的尴尬处境后，居委干部火速行动起来，自发募集了 15 个口罩，第一时间送给了老潘。对此，老潘非常感激。

“老潘也知道不能一直靠别人送口罩，他想要办理身份证，这样就能自己预约口罩了，而且看病也需要身份证。”杜薇敏曾经苦口婆心劝老潘的事，终于被老潘自己列为了“头等大事”。

然而，老潘要办理身份证还要先解决户口的问题。

老潘的户口问题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，为了了解真实情况，社区民警到老潘的旧居所在地调取历史资料，证明当年老



老潘在社工杜薇敏的陪同下办理恢复户口相关手续

潘将户口迁出后的确没有落地。后经公安、街道、社工等多方合力，老潘在杜薇敏的陪同下办理了恢复户口的相关手续。今年 6 月初，老潘恢复了公共户口，也终于拿到了久违的身份证。

“老潘很开心，这张身份证就像是他的新生的起点。”杜薇敏也很替老潘高兴。

不过，她也知道老潘还是有“心病”，那就是想念家人，尤其是儿子，他希望能得到家人的原谅，修补曾被她击碎的亲情，“重新拥有身份或许会让他更加坚定戒毒康复的信念，希望他能用行动向家人证明自己的决心，我们也期许着他能真正回归社会。”

(记者 徐荔)

帮教期满后，

让戒断者重拾家的温暖

“谁说吸毒人员都是‘没心没肺’之辈？我戒断毒品，就是因为张师傅从不间断的关心，和我侄女健康成长带来的鼓舞！”近日，记者在杨浦区长白社工点见到已戒毒康复多年的王女士。她思维敏捷，气色红润，说话声音中气十足，吸毒给人带来的那种负效应，在她脸上已很难发觉。“真的很感谢张师傅。”采访过程中，王女士几乎每讲述一个故事，都会由衷蹦出这句话。这位张师傅是谁？他就是两次荣获上海市（自强）优秀禁毒社工称号的张申泉。在完成对王女士的三年法定帮教期后，张申泉又坚持多年关心帮助王女士和家人，终于促成王女士如今过上了健康、安宁的生活。

戒断人员最需要陪伴和鼓励

王女士初识张申泉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张师傅与王女士的联系没有因为法定帮教期满而终止。“这些年来，张师傅左一个电话、右一个电话，关心我们的生活。”王女士自己没有子女，早年想收养已故哥哥的非婚生女儿。是张申泉多方协调，为王女士的侄女办理了户口，让王女士重新有了一个“家”的寄托。之后，侄女上学、申请助学金和其他一应补助，也都有张申泉的积极协助。如今小姑娘顺利毕业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医护人员。

“我这辈子基本算毁了，但我最大的骄傲，是我总算把侄女带成才了。”王女士表示，她所知的戒断人员复吸，主要是因为孤独和无法摆脱曾经的交友圈两大因素。“但在我身上，这两者都没有。张师傅对我持续多年的跟踪帮助，阻断了我与过去圈子的联系。侄女也一直很乖很懂事。他们带给我的鼓舞和陪伴，都让我几乎不可能再沾染毒品。”

据悉，张申泉于 2004 年加入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，是自强杨浦工作站的第一批社工。从事禁毒社会工作 16 年来，他秉承社会工作者“助人自助”的工作理念，践行自强社工“敬业、进取、专业、助人”的核心价值观，激发吸毒人员的潜能，帮助他们摆脱困境，提高他们对社会的适应能力，从而戒断毒瘾，重新融入社会。

在服务吸毒人员过程中，张申泉总是以高度的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，尊重服务对象的品格和选择，始终同他们处于平等的地位，坚持把这种价值观融入服务之中，并且贯穿始终，得到了服务对象的一致好评。

在他的帮助下，目前已有三十多人成功戒断了毒瘾，其中有多人向他赠送了锦旗或感谢信。

为防疫贡献禁毒社工力量

农历岁末年初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张申泉所在的长白禁毒社工队伍也积极响应自强总社号召，开始了居家办公模式。

社工们虽然无法与服务对象见面，但仍然通过手机、微信等各种方式，与服务对象保持联系和沟通，了解服务对象情况，宣传防疫期间的注意事项，舒缓对象的精神压力，并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，对暂缓尿检的对象进行登记备案，及时排查外地离沪人员。

在节后外来务工人员陆续返沪过程中，张申泉和同事们则有力做好了社区外来人员的排摸登记工作。张申泉还加入了长白社区保安队。在本市各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期间，张申泉和同事们放弃休息时间，深入社区防控抗疫第一线，每晚坚持与居委干部、志愿者一起值守在小区的出入口，对进入小区人员测量体温，登记外来人员信息，引导他们及时去居委会登记并接受居家隔离，防止外地来沪人员排查遗漏，为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。

(记者 夏天)